



南澗甲乙稿卷十九

宋 韓 元 吉 撰

碑

東嶽廟碑

嶽之涖中國五惟岱宗位東其德在仁其職生養以應  
夫出乎震者三代命祀齊魯大邦得以望而致祭非其  
地也他諸侯雖禮備莫敢越焉自秦漢一四海無有遠  
邇畢為郡縣凡山川不在其境禱祠之盛猶或舉之而  
陰隲降監廟而徧天下者亦惟是東嶽為然宋興三葉



升中告成冊以帝號由是冠服宮室率用王者之制蓋古者以神事山川以鬼事宗廟其曰嶽瀆視公侯者特其牲牢豆籩用等而已壇壝有地非必廟爲也去古旣遠事神之儀悉務鬼享故雖山川而築宮肖像動與人埒土木崇麗至擬于明堂太室無甚媿者將禮與時變其致力于神當如是耶泉州故有東嶽廟附于開元觀之側規制狹陋紹興二十一年郡人相與謀曰吾州在閩越東南負山瀕海自五季而後未嘗見兵火雖列聖臨御澤滅而德洽豈繫明神實陰相之其曷以報宜廟

之宇一新焉乃卜地于城東之山是土也溥而甚黃俗號黃山或曰皇者黃也而麓有大石高且百尺相地者言去此則可以廟矣民趨之矧鋤夷老稚奮力不日而坦焉平壤遂以爲前殿基剏高培薄順其形勢以楹許之屋且百區山靈瀆鬼儼列異狀社公土母拱挹後先祈年有方司命有屬巍壇中峙六扇外闢璇題丹碧歧翼煥爛使望而進者肅然懼懼如有執死生禍福之籍在左右遂爲一邦神祠之冠經始于是年四月而休工于二十七年八月之望縻緡錢十有四萬閱歲而後

南雅甲乙稿 卷之六 二 吳舒雅校  
成噫亦勤矣先是右朝請大夫張君汝錫首施錢五千  
緡以郡人唱施者既集而張君卽世其子壻右朝奉大  
夫韓君習實始終之凡廟之位置高下與夫費用之出  
納工役之巨細皆韓君力也逮茲二十年海無飄風里  
無鳴枹稔稔露委疫癘不作而泉之俗剌貫而業儒蠻  
艘獠船歲以時饒旣富而安野有弦歌士皆詩書文雅  
是厲踵屬通顯民之幸神賜者不懈益虔于是請書其  
事于石因爲作祀神之章俾磬于廟而碑焉其辭曰  
神之徠兮自東驅列缺兮馭靈霞玉策照耀兮石礪穹

崇巖巖在望兮粵與魯同若木出日兮丹崖火融嗟泉  
之陽兮旣新我宮鈞天兮帝所百祇衛兮萬靈從坎鼓  
兮鏗鐘蔚馨白兮荔紅蠓羞于鑣兮藁薦于壅山無毒  
螫兮海無颶風蠻寶委路兮卉衣裳茸蠱消厲息兮歲  
仍屢豐發德大兮靡有不通民趨于宮兮惟成在中猗  
千萬歲兮神施亡窮

蘇文定公祠碑

歛之績溪縣西隅有亭曰翠眉不知其何人作也前則  
二小山對出自亭而望嫵然如眉地勢平行林木茂蔚

元豐末蘇文定公爲縣愛其幽清時往遊焉賦詩其上  
公去而邑人思之卽亭爲祠中更黨籍禁錮之餘書毀  
跡滅重爲寇攘之厄井邑蕩然公之遺翰了無在者紹  
興中好事者飾縣廡一堂名以景蘇後令曹訓刻公在  
績溪所爲詩三十六篇于石而摩公之像于亭歲月浸  
久棟宇弗支淳熙十年公之曾孫祕閣修撰諤爲江南  
東路轉運副使按行邑中來拜祠下出俸錢付縣吏曰  
修之勿以煩民也時奉議郎宣城虞儔方祇縣事愧而  
謝曰此令之職也昨爲令者以頻歲採荒故未能及儔

至甫幾月爾固將及之其敢用公之私錢某適以行役  
過縣儔道其所以且願得文以爲之記其明年來曰祠  
成久矣闢亭爲四楹得家廟本別繪公像于中前爲軒  
檻以面兩山後爲便舍以待遊者以公之愛其處規制  
仍舊不敢侈也夫公之名滿天下而文章誦于四夷功  
烈論議且載信史豈須記而後傳蓋績溪在江左巖邑  
也公之爲令僅以半載而邑人至今乃不忘則其道德  
所加必有未施信而民信之者矣雖然公之對制策當  
仁祖朝已負敢言之氣而幾見黜于有司驅馳州縣不

得用于臺閣者踰二十年逮東坡先生以詩得罪公亦坐貶于筠起廢而來績溪則旣五十矣自是始還曾不數年任言責司翰墨以翊政路而登門下省則向之忌嫉于公而蹭蹬不偶者未足爲公嘆也昔公自蜀入京師縱觀山河之雄宮闕之壯上書韓太尉實自比司馬遷欲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顧以一縣之微一亭之小耳目所寓未厭而樂之何哉公嘗有言曰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其斯之謂歟今虞君之政惓惓慕公而徇民之思以

志于公所遊之地則績溪者殆公之桐鄉也故某撫民之謠以爲祀神之章俾歲時酌公而歌焉其詞曰

公之居兮岷峨西懷樂坡兮家具茨翠眉之山兮何足以嬉公之來兮崑崙丘大江注兮九河流翠眉之水兮何足以游嗟公視于天壤兮等于浮漚擾擾萬類兮是惟浮游撫茲百里兮曾何異于九州剖折獄訟兮亦吾廟謀不爲此棄兮詎爲彼留金闈兮玉堂調神鼎兮輔巖廊朝臨汝水兮暮棲海康榮枯貴賤兮公以爲常藐洞庭兮山之左杉千章兮竹萬个公之去來兮世莫可

期慘雲車兮斯人是思

處州東巖梁氏祠堂碑銘

政和中四方無虞士大夫緣飾儒雅無有遠邇以歌詠  
太平爲事是時處州麗水縣梁君生四子矣皆舉進士  
馳聲學校間一日有善擊劍者過其門君獨留之命諸  
子習焉蓋鄉閭莫不非笑之君亦憮然太息曰是固匪  
俗子所知天下將勤于兵吾懼子孫之不免也越數年  
盜起青溪覆郡縣二浙大擾而君不幸已死諸子疑疑  
有立謀率衆拒賊以成父志而第二子將者偉岸鬚須

眉尚氣節乃挾守禦策于郡太守不能用當宣和之三  
年也臘賊之黨洪載果道松楊襲據郡城劫取大家財  
散以募衆又以妖術蠱郡民置圓鏡案上曰可以照人  
罪業卽毆出肆屠戮麗水凡十鄉其七已悚聽載命惟  
梁氏所居曰懿德與其鄰宣慈應和二鄉猶恃其兄弟  
不肯附賊而賊欲下取温州聞梁氏之季曰惠者尤知  
書識戰鬪卽遣僧道珍來曰能助我無憂富貴惠不聽  
乃拘惠妻之父李生而命李之子要說逾切惠叱去之  
載大怒因害李生而潛兵夜犯懿德道險阻至則黎明

南清日之稱  
衆得遁匿廬舍悉被焚將兄弟謀曰賊勢張矣白其母  
盡頃其家貲募壯士得千人卽所居七里而近有山曰  
東巖保焉東巖者四面斗絕緣崖爲門上則泉壤甚沃  
草木可蔽隱有浮屠之舍曰定香自唐開元末士人避  
袁晁之難嘗棲之乾符中和間羣盜繼作章承趣亦固  
守其上一鄉獲全俗謂之赤石樓承趣廟食焉故三鄉  
之民皆來歸推將爲部領列保伍定賞罰凜凜若官府  
雖里中惡少年皆帖然莫敢爲暴載數遣衆來攻將常  
指麾坐守而惠與伯仲齊驅出戰鄉民之健者王墳任

祖輩鼓而從之閱三月亡慮二十戰我軍徂擊輒大勝  
斬首二千級而惠年最壯勇亦甚身被十數創屢潰圍  
而出賊終不能下至今鄉人過其地必手加額曰此梁  
諸郎戰處也載聞有王師來欲逃于海而溫已嚴守備  
且畏義乘其後遂就降納賂于監軍童貫得美官會別  
命守臣至始以東巖事上之爲貫所抑建炎初倪從慶  
肅亂于衢部使者請將兄弟俱行乃奏其前後功朝廷  
命將文資而賞惠以武爵惠不肯就然鄉民用是德其  
兄弟而州縣亦敬異之時四方兵興遇有盜賊擾及軍



旅事郡必召而咨焉將後爲興化軍莆田縣主簿以卒而惠不復仕因大聚圖史萃雋秀以教其子弟紹興甲戌歲及見其子安世登進士第里閭以爲榮好事者嘗纂其事爲東巖錄且欲爲梁氏父子立祠巖上久矣淳熙四年安世自大農丞出守紹州書來請曰東巖之績吾州戶知之也向使先大父無先見之明則子弟安知習武事祖母顧吝其財則諸父無以募士先君子不力戰以成功則三鄉殆爲魚肉童稚可親文墨哉今五十年矣俾後世無傳安世則有罪故願得君之文以揭于

定香祠下某嘗官于麗水多識其賢士大夫知其事爲不誣也蓋古者能禦大菑捍大難在禮法得祀在史得書在功庸得銘今梁氏忠孝義烈見于父祖而子孫寢顯且大其家當書無疑然自韶州之中科第也其宗族與其鄉之士子莫不競于學往往踵預賓薦主簿之子季安亦首貢國子連三進士榜有登名者則梁氏陰德可旣耶因爲碑之而繼以銘梁君諱宗善字明世其長子曰先字信甫次字新之三日錫字聖與季字民懷其母爲潘姓皆預于祠者銘曰

南淵甲乙類 卷六 吳舒帷校  
天之蓋高險不可升地之險耶蠹爲丘陵匪人當之險  
亦何恃劍門峨峨失則平地甌粵之山有石巉巖與天  
比崇奠于東南寇攘鳴張嘯凶我鄉孰爲隄防蔽其井  
疆烈烈梁君智則先見時方尙文教子以戰子承義方  
昆令季強屹如金湯民用不傷長戟一呼其從如雲襁  
負而登蟻聚蜂屯旣遏其攻折其犇衝畏我其乘不下  
于東三月之捷不世之利我耕爾桑食則以祭祿不報  
功天道罔愆有孫而賢貴富其聯繫德之積豈惟戰多  
勒銘山顛其永不磨

連公墓碑

宣和五年故寶文閣學士連公諱南夫以祕書省校書  
郎假太常少卿賀女真來年正月會金使李靖來告太  
祖之喪朝廷遂除公接送伴改命爲祭奠弔慰使公前  
以面對更京秩天子記其才氣可用而蔡攸方領樞密  
陰忌之大臣亦謂敵有喪可以虛聲動者欲稍變契丹  
舊儀合祭弔兩使爲一旦詔公吾所奉賞設金繒與借  
糧米皆已副金人之需而西京應蔚奉聖歸化儒媯等  
州逮今未交宜開諭交取以來公不敢辭至敵果以祭  
南淵甲乙類 卷六

弔竝聘爲言公從容對曰告哀使僅留三日爾朝廷亟欲報命故因某送伴而遣殆有司失照例非有意也所議漫不答反以納張覺與燕山之民有所謂詰公慷慨復曰本朝兵將蓋多何至須一張覺燕民之來稍衆未盡見爾論辯不屈遂成禮而歸歸卽爲上言敵好不可保也朝廷所卽大將則郭藥師兵則常勝軍比年軍政不修新邊無河山之阻而糧食未均薊州卒有羸餓河朔馬羣盡空無留良焉願選中國將帥以制藥師練中國士卒以制常勝軍因面奏劉延慶敗十萬衆皆童貫

賞罰不明致其遁走且厚幣以易雲中而以捷奏乞斬貫延慶以謝天下然城池不堅器械不利敵有輕視中國心不一二年將不遺餘力而來矣徽宗皇帝聞公言大駭盡以所論付樞密院宣撫司而攸貫之徒皆切齒也始公道遷祕書郎旣還遷起居舍人七年三月遂拜中書舍人言者觀望大臣詆公爲不職除右文殿修撰知慶源府公曰慶源在河北正宣撫所隸何可居擿登聞鼓論其事願易他所卽改濠州淮南小郡也而言者志未逞復謂公謝表有譏訕降一秩是歲十二月敵果

南淮甲乙利 卷之五 十一 吳舒帷校  
率衆逼京師欽宗皇帝講和赦下卽論敵情十患願因  
諸道之兵未遣亟擊之靖康二年除待制徽猷閣公曰  
吾惟備一州矣繕治濠城鑿巨石五百步運甓塞淮流  
之貫城者增城爲三丈立樓櫓竝城開稻田十里以爲  
濼二聖北狩或言僞楚赦且至公密伺于境上曰有齎  
赦者當斬之已而宗室數十丐納官職以去公持之慟  
哭曰南夫宋臣且侍從也義當保茲壘況元帥康王在  
外必應天命諸君幸毋恐卽遣人馳蠟書勸進建炎登  
極詔公再任公又論講和致禍之由聞集議駐蹕卽上

疏祈幸關中且謂敵勢甚熾秋高馬肥必爲渡河絕淮  
之計畫捍禦策爲四十條復移書李綱郭三益宜用漢  
高捐關東以與黥布韓彭之策以燕雲致其地豪傑以  
遼東致高麗以契丹故地致契丹遺族其論甚壯繼有  
召命而敵已至揚州濠民懼無與守也挽公不得行明  
年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未踰月大駕駐江寧卽  
府治爲行宮公竭力營繕無一弗備又乞江北置三大  
都督分總陝西兩河淮南諸路而自薦一二大臣爲可  
用語出驚衆卽丐外祠命知桂州又改饒州金人已自

江浙破豫章臨川遊騎至饒境公科丁壯爲固守敵雖不犯而羣盜蠶起有侯進萬餘來攻公大闢城扉以疑之賊惶懼未知計公夜熾火聲鼓震天進遂驚潰而劉文舜大編數十由南康而下公躬部民兵晝夜乘城矢石幾盡時御營統制王德號王夜叉駐兵廬陵公飛書邀之衆畏其不來德得書泣曰我嘗繫建康獄連公爲守待我厚當死報之以舟師不三日至文舜懼請降誅其渠魁五人而散其衆有王念經者以左道聚愚民至十餘萬公勸德追擊至貴溪斬首數萬級復爲民者幾

倍紹興改元張琪旣破新安直抵城外公遣將敗之伏尸四十里于是饒以塊然小壘而能卻金兵捍羣盜獨立于江左饒人至今祠公不忘而公以疾得請臨安府洞霄宮未幾起知信州始詔守臣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公應詔論十一事且指赦令倚閣二稅爲非曰安有占田而不輸稅者軍旅調度顧可闕乎移泉州朝廷下福建造舟以備海道遣使督促公曰舟用新木難遽辦且濕惡易壞若以度牒錢買商船二百艘則省緡錢二十萬矣從之時詔親征僞齊公慨然獻議引漢卜式

願盡死節馬伏波以馬革裹屍之意乞扈從不報在泉  
二年提舉江州太平觀嶺南水陸盜賊充斥劉宣自章  
貢擾揭陽鄭廣周聰抄海道而曾袞據釜餽山者七年  
其餘妄稱大王太尉鐵柱火星飛刀打天之號凡十八  
火動數千人也卽起公經略安撫廣東進寶文閣學士  
兼措置虔閩盜賊公入境召大將韓京激厲使之且按  
誅惠州孔目吏與曾袞表裏者合諸郡兵以次年平定  
降者遣詣密院或分置軍中擒獲者戮于市脅從者還  
其業嶺嶠遂清詔書獎諭遷官一等而公裁決明審滯

訟悉空番禺之人立祠作碑以紀其績徽宗與寧德后  
凶問至公上疏曰事已如斯追救何及惟用兵可以雪  
恥宜乘軍民痛忿竭作北向也酈瓊旣叛公又言豫賊  
得瓊正在疑貳願以劉光世爲前驅討焉逮河南故地  
暫得公亦進封事以爲殆天授我機不可失也正不可  
以得地小恩而忘二聖播遷大恥當乘其未備擊之復  
提舉太平觀蓋公自靖康深以和議爲非至謂不知講  
和爲何策國家之難皆和議有以致執論不變及故地  
雖失慈寧還歸宰相以成功自居指公爲異論之人言

事者奉其意以公在廣日用講和霈恩放杜充之子自便爲非由是落寶文閣學士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福州寓舍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公蓋應處士之曾孫也處士德安人諱舜賓歐陽文忠公表其墓所謂孝友溫仁以教其鄉者贈至金紫光祿大夫其第三子諱庸公之祖也考則諱仲涉贈至通議大夫妣楊氏高氏贈淑人公字鵬舉年二十四進士上舍釋褐授潁州司理參軍移鼎州教授省罷調潯陽尉丁內艱調襄邑主簿虔州教授未赴除辟廳正禮制局檢討補校御前

文籍遂爲校書郎徽宗一見奇之僅踰年擢之侍從氣正而言直艱難變故志在經綸其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今之禍變真變也而通之道寓焉故始獻議幸關中繼則議遷江陵且謂天子當留神武事以激昂將士乞倣講筵之制置侍射侍馭之官以待諸將選三等豪戶倣六郡良家子以充禁衛乞先圖李成則盜賊可無患然朝廷旣誅六賊凡除授有討論之目公則曰何示天下以不廣也惟當共籌所以報金人而已又謂可以用人死命無過爵賞而朝廷吝惜太甚請優立告變賞格

而增重帥守之權皆不顧衆異州縣各闕官而悉罷權  
攝公則曰議者不過爲朝廷惜請給之費宜聽其權而  
監司察其私嚴其繆舉同罪之罰則無廢事矣及舉行  
賊吏杖脊朝堂之令公自信州條具言曰選人七階之  
俸不越十千也軍興物價倍百當先養其廉稍增其俸  
使足贍十口之家然後復行賊吏舊制朝廷是之增選  
人茶湯之給天下稱誦以爲長者在濠遇淵聖受禪首  
乞不罷天寧節宴設及建康初對行宮卽勸天子以漢  
高唐太宗之英武而行孝悌又曰宮闕少安矣當思二

聖在沙漠而未安也于此朝羣臣則問以迎二聖之策  
于此見將士則問以回二聖之謀太上皇帝爲之感動  
蓋公子論思靡不盡而不爲拘攣齷齪之論才略從橫  
僅見于誅鋤寇盜綏靖一方曾未得究其所施誠可哀  
者其卽嶺南懼涉瘴癘自誓不受俸給以祈全家生還  
及被賞進官力辭不肯受朝廷不從竟以回授其兄喆  
夫而以俸給推與其兄妹及姪自廣而歸扶攜仕族之  
不能歸者數家平生奏補先其孤幼輕財好施家無餘  
貲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懷安縣稷下里崇



福山之原而未克有銘淳熙之十一年其子璽來告因  
考訂其行事敘而碑之公官至中大夫贈左正奉大夫  
娶王氏鄰臣之女贈淑人先公卒男三人璽朝奉郎權  
發遣邵州穀承奉郎監秀州華亭縣袁步鹽場瑩承奉  
郎女二人長以疾廢次適將仕郎劉蘧穀瑩與次女皆  
前卒孫男二孫女九有奏議三十篇文集二十卷銘曰  
文武之分肇豈自古治功則文戡定斯武嗟世誦說乃  
以爲文侮至患生孰濟我民偉矣連公處士之孫以文  
決科勇且有仁公初奉使請誅邊臣不懼不驚天子聖

明禍亂方興刻意武事矢謀于朝用則不旣禦戎鄙津  
殄寇海濱笑談之間有勞有勲政令恩威英明愷悌烝  
嘗于民才則我忌以和爲功吾其可同成敗奚言第輸  
我忠惟公之忠匪顧其利孰能昭之資志沒地懷安之  
原稷下之山罔愧于先後其有傳

右朝請大夫知虔州贈通議大夫李公墓碑

紹興初天子駐蹕吳會議者請嚴海道之備侍從官有  
言朝奉大夫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李公嘗貳明州能言  
海道利病其才可用于是詔添差通判明州兼沿海制

置司參議官卽上備禦策以爲異時諸郡四封立塢壁設馬奔拘保甲文具也當募土豪率鄉社因民俗器械以地險爲計海道雖亘數千里其要害不過數處宜用舟師如通之東簽料角平江黃牛垵頭是也于是臺諫又言公之說信而不夸乞盡付之以責其效是歲天子下詔親征遂命措置防托海道總舟師駐許浦又戊子通州之崇明七年再其任秩滿防知南劍州庚申夏六月敵復渝平朝廷大講守備待從臺諫各薦所知又以公應詔被召至行闕太上皇帝問以海道事宜而故相

張魏公爲福建安撫大使招降海寇得多檣船五十三艘兵將二千五百人獻于朝乞付公節制而薦公尤力衆謂公且用也而時相忌不已出特不用之第復以公參議沿海制置司公請候事息卽赴新任移駐京口撫馭招降之人與諸軍兵上下甚肅海道帖然事息矣莫有論其功者公曰吾知赴新任而已然南劍凋弊久汀虔多草寇爲鄰公經理其賦入郡以不乏而寇以不敢侵會朝廷遣五分弓弩手分戍江淮且命以其家行公曰閩俗安土重遷道里甚邈無舟車之利事未便奏論

之乞依祖宗舊制三歲而更則猶可也時諸郡皆應命獨公州遷延未遣旣而有旨罷之老稚驩呼連營在郡二年得官田數百斛給郡學養諸生以倍郡人繪像祠焉代還除知虔州兼管內安撫南安南雄兵甲司紹興十六年九月己酉卒于嘉禾之寓舍春秋六十有二賢士大夫之與公遊者公卿貴人嘗薦公爲可用者莫不悼恨嘆息不謂其止此也公嘗知杭之富陽縣政有惠愛未及代而遭其考少師公憂因卜縣之白昇山以葬縣民相率來助有出財者公悉謝之方臘之亂民爲密

護其丘壠得不犯至公之喪遂附于少師之右蓋其年十二月甲申也二子大卞今爲朝散郎知澧州大正朝散郎潼州府路提點刑獄泣而言曰兄弟奉先人之澤粗有立矣而歲月寢遠先人之善未有誌述富陽之人願有以書于墓下予旣與二子交又獲與公之二三壻遊知其行與事用書之曰公諱文淵字深道按其譜穎州七世祖遜仕五代周爲行軍司馬六世祖漢捷仕閩爲王審知監察御史東平把截將卽建之松溪縣家焉五世祖懷德襲父官爲閩馬步軍都總管遠公之高曾

猶儒業不得仕至考諱規始登元豐五年進士官中奉大夫夔州路提點刑獄贈其祖仲元朝散大夫而中奉累贈至少師矣妣吳氏贈魏國夫人公以少師恩入官主陝之湖城簿攝盧氏令中使過縣裁物價游手輩挾勢侵商賈公爲禁戢得無擾再爲開封之東明簿方田均稅公當開封祥符中牟三邑多權貴豪族皆斂避莫敢奸號爲平允調鄭州滎澤丞用薦者改通直郎遂爲富陽時府中鬻爵下屬縣公力謝吾邑民貧不敢受邑民至今稱之知明之鄞縣權接伴高麗奉表使人宣和

四年也出戍卒當給犒賞羣吏要之譁噪于庭皆愕眙不敢問公爲馳入好諭之請實吏于法郡以無事縣西有廣德湖延袤數十里溉田餘二千頃廢以爲田給高麗供備之費公得唐大和中復湖事跡及熙寧曾舍人鞏所爲修湖記以請于朝丐以還民奏且下值靖康之難公亦丁內艱去主管南外宗室財用不赴添差通判明州紹興改元高麗遣奉表官崔惟清至以公舊嘗與其使接也又爲引伴至行朝且命送之僅逾年以省員罷遂丐冲佑之祠在明三任前後閱十年積官至右朝

請大夫公少習于文喜觀昌黎文公之作老猶成誦亦  
慕其爲人其召對論事敷奏詳雅蓋首言褻寵節義修  
政事然後可復境土且乞郡守以三年爲任天子嘉之  
然勁直不肯附麗以取世資平時家居不妄言笑教子  
弟必以禮法性孝友與仲季同居雖罷官歸不私有其  
俸積少師澤不逮其季公則奏之而後其子撫養妹之  
子教以學而資其二女以嫁在延平有倅貳死官下留  
落無依公葬而厚賻之爲買田業道出松溪上冢會親  
族贍卹其孤窮故其鄉黨尤稱之二子旣通朝籍纔贈

公通議大夫娶張氏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徽言之女繼  
室以其娣皆封宜人贈碩人女四吏部侍郎方滋直祕  
閣張邴常州司法參軍胡知言通判紹興府沈雲應婿  
也孫男七初度叔度公度幼度侯度景度伯度孫女八  
曾孫男二女一公生雖不得盡其蘊今四十年二子以  
才譖疑疑者見諸孫好學森立慶未艾也因爲之銘以  
志于墓下其文曰  
修之在身用之在人君子所以自貴也匪時不伸匪用  
不行君子貴乎有位也若夫位不旣其才用不副其志

在我者亦奚愧也嗟哉李公時非不逢用而不終公卿侍從既不知尼而不施子孫是宜富春之陽有封如堂善政嘉言公其可忘

南澗甲乙稿卷十九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

宋 韓 元 吉 撰  
墓誌銘

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府君墓誌銘

魏悼王五世諸孫諱麟之字積中仕至武經郎以仲子南雄州恩贈右朝奉大夫既葬二十年矣南雄泣而請曰先君子之葬也公晰兄弟未有立也故逮今乃欲銘于墓隧嗚呼某雖未識君而識其二子知君為賢宗室也以其子甚秀而文知君教之有道也以其子官而有

能名知君之行事可法也君沒未幾而子之仕者達幼者仕諸孫林立家道可觀知君所積者厚而不薄也是皆宜銘蓋悼王之子諱德鈞贈保平郡王王子贈濮州團練使諱承棻濮州之子贈和州防禦使歷陽侯諱克周歷陽之子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榮國公諱叔何君榮國之子也以父任補三班奉職歷監磁州滏陽縣驛者三年三門白波輦司催促綱運者四年皆盡力無乏事國信使李彌大輦運使呂博問才而薦之監興仁府南華縣市易務有提舉官按部據籍索抵當物未卽見

其直且數十萬使者喜甚謂能摘伏也同事者噤慄不敢語君則怡然曰物固在孰敢盜之已而果得使者改容謝君以爲有年紹興初調潭州兵馬監押易監信州上饒縣包家山銀場授建昌軍兵馬都監遂請奉祠凡主管成都府玉局觀者一江州太平觀台州崇道觀者三而終身焉其在建昌也任不釐務每治藥以施病者會軍且變戕人于市逢君愕曰是施藥濟人者耶相戒毋敢犯君雖小官而德服強暴如此然君少處上庠不克卒業常欲勵諸子稍酬其志及諸子就學問方流離

南清日乙利 卷三 二吳舒維校  
兵火間君課使讀書日夜不倦且厚禮俾擇師友遊公  
晰遂擢紹興十二年進士第公暉亦以取應得官在高  
選君固恬不復進乃刻意黃老養生之書凡鍊形服氣  
之說與夫丹砂變化之術悉窮其奧終日清談未嘗輒  
及榮利而樂善好施疾病與之藥餌死亡賻之樸貧且  
不給者爲經理其家故歷官四十年俸祿隨盡不治產  
業爲後日計人謂君必享上壽紹興二十二年二月七  
日乃以小疾不起年纔六十有一也南雄方爲處州錄  
事參軍遂以其年四月某甲子葬君處州青田縣鳴鶴

鄉龍回山之原娶元氏武經僧之女先君二十九年卒  
男女四人公時公晰公暉公昭男也傅杲唐虞張廷詢  
鄭良輔婿也其後公時終武翼郎臨江軍兵馬監押至  
乾道八年公晰以左朝奉郎權發遣南雄州而公暉從  
義郎公昭秉義郎俱監潭州南嶽廟孫男七人孫女十  
二人矣蓋天將厚其報而昌其後也歟銘曰

趙公六十非遐齡銳志教子登科名位卑德重人匪輕  
南雄款款興孝思表以封碣增光輝死者令德今有知

沈氏考妣墓誌銘



勾吳之邑曰無錫衣冠萃居故多賢士有沈君端輔者字溫卿一字相之其六世祖來自湖之德清縣世業儒好義事至君尤謙厚長者澹然口不言人過與物無忤博習羣書下至方技小說無不通也既科舉累不利益不肯隨衆下筆作諂語以媚有司開門授徒以教其鄉里由是搢紳大家爭延之君亦訓誘不倦間賦詩自娛多出奇語好吹洞簫善奕碁或弄翰爲枯槎怪石率以寓其意翩翩有隱君子風已而其兄以累舉得官其季中太常第君則喜曰門戶有責矣又何求愈自放于詩

酒然其室吳姓蓋同里人名文剛聰悟知書善區處其家故君遊于外輒數月門內事悉不一煩君慮又好賓客具杯酌不問有無吳欣然承之至躬刀匕弗憚凡祭祀之常親族還往奴婢耕爨瑣細無乏者生七子矣皆短折吳年四十有六夢力士抱嬰兒墜雲中曰錫汝子旣而生子稍能言吳日置膝上授以方名六甲長則教以孝經論語間爲說古今易曉故事授名千里纔十歲紹興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吳以疾終後二年六月十九日君亦不起君享年五十有九吳則又少于君四歲

君不嗜釋老而探于性理若自得屬續無他語第撫其子曰好視吾筆硯也當乾道之壬辰千里乃登進士科與當世賢士大夫遊有聲稱吳與君相繼葬于縣北天授鄉後祁村久矣千里念其考妣欲有所誌而幼孤不能知其行與事則外咨乎交朋內叩諸傅姆僅聞其一二哀慕不能朝夕忘至淳熙之九年疏而泣曰不敢絲銖增損以不信于長者也願有以銘予怛然謂之曰子言固信矣爲表于墓道何如千里復曰表則彰于人銘則慰諸幽今先君與母之善皆聞其大略于人者則人

蓋有知之矣惟生不及養于家仕不及謝于堂千里之恨亡窮焉可不慰諸幽乎而予之從妹爲千里之繼室旣厚且親以其子之立知其父母有以遺之也則其賢爲可知因叙而銘君二子長則千里也迪功郎邵州州學教授次曰芑舉進士女適迪功郎無爲軍巢縣主簿張宗尹其次適進士曹俊德孫男今三人曰欽若炳若一未名銘曰

士以成其身女則成其家德之令也未有成焉俱以待其子亶爲命也揚其名顯其親謂之有後也雖不克見

焉繇其施之厚沈氏之藏人莫不哀之而其後官之悲夫

左朝請大夫致仕李公墓誌銘

宣城士大夫其為端重老成而直亮博洽者皆稱李公  
彥恢而在朝僅為御史臺主簿外則淮南京西兩道轉  
運判官年六十有七官左朝請大夫莫不以為未盡其  
蘊也有孫兼謹厚好學從吾兄子雲遊能哀其事與言  
而誦之曰祖父之葬未銘願得銘以傳永久予既熟公  
之譽且嘉兼之有志以揚其先君此固何愛于銘因考

而系之曰惟公胄出唐西平王晟是生憲憲生游自長  
安徙宜春有咸用者為吉州推官避亂隱廬山著詩名  
當時號李再梅生昭逸為南康大庾令令生含章登太  
平興國五年進士科官至太常少卿祥符中守宣後家  
焉生公會祖師文任宣州涇縣主簿贈中散大夫娶陳  
氏潁川郡太君中散生公祖孝先任朝散郎娶梅氏永  
年縣君朝散生公父確任忻州助教廣州番禺縣主簿  
贈右朝議大夫娶石氏封太恭人彥恢公之字也諱宏  
政和五年進士授深州教授以便親易廬州舒城縣主

簿盜劉五竊發公首捕其徒六郎者以跡問其巢穴導官軍勦獲之積受賞承直郎除父喪調饒州司士曹事廟堂見公姓名訝不我求改滄州教授道梗不得赴權宣州旌德縣守呂右相好問李參政光皆深知之呂公且薦公有文武才大可用公在邑教土豪練民兵勒以部伍賊張遇不敢犯李公檄公率衆赴郡城以解劇寇之圍邑民相率詣州請于監司丐公爲真以不應法罷覃恩改宣教郎教授明州學軍旅方興士業偷惰公榜于堂勸以忠孝而誘一二俊者俾習制舉通判建康府

會車駕巡幸繕修行宮有勞密賜祕閣新法帖茶香甚寵決獄屬縣多所平反紹興八年用御史中丞常同薦入臺議論剛直無隱一坐盡傾因轉對乃言陛下不可謂穹蒼悔禍而忘修德之戒不可謂夷夏樂推而懷自聖之心願無忘在莒敦明恕于天下且謂大臣平用舍之心則小臣無僥覲之望公道一舉私恩兩忘宜察其情僞明示好惡上稱善而大臣方怙權用事見奏果不樂公因丐外得知南安軍不赴乞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起漕淮南許民輸菽粟以代紬絹蠲上供一年增

糴常平米至三十萬斛用吳序賓之說通西南二漕財賦以便餉給遂爲定制廬州僧廣允以呪水愈疾聚衆公曰此左道也邊城詎宜爾杖而逐之有旨帥漕議團結禁旅以備紅巾盜公秘不發卒無恐代還天子嘉獎以爲得人十九年漕京西治官吏之舍易苦以死定郵置程限爲擺鋪曰襄陽距行都遠驛書不可滯也旣而朝廷遣使按行諸路遞獨公所部以先辦聞刺舉務大體不察察郢倅故堂吏訐其守喬大觀以謗訕被黜因求公奏辟公正色拒之或謂此人宰相耳目宜慮其禍

公曰吾知盡職耳何可慮論者果以爲言遂罷歸明年復主管崇道觀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九月壬戌葬于宣城縣長安鄉黃村公倜儻有氣節雅志當世趙忠簡公再爲相公見趙公從容論事切于治道至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下委靡兵將驕惰今強敵外窺僭僞內侮未足多懼也秦太師與公布衣交以公論用人爲譏己猶重公復以爲部使者至知郢州事入譖事幾陷羅織然公廉介自守論者不能深文中之當官俸入非令所載一錢不受取公使酒飯必償其直平生

不治貲產父時有田二頃屋數十間悉推與二仲曰吾  
仕斯有祿矣訓子弟以不欺爲先婚嫁孤幼十餘晚年  
雖貧聚族至數百指買妾問知士族亟嫁之里人陳姓  
女流落外邑贖以還其家郊恩先與其弟故鄉里推敬  
以爲師法所爲文號指劔集若干卷娶石氏朝奉大夫  
振之女繼秦氏朝奉大夫綬之女子勰迪功郎淮西安  
撫使准備差遣女適進士翁升之孫男兼也迪功郎隆  
興府進賢縣丞導早世孫女二壻修職郎呂得中進士  
石徽曾孫男女九故吏部侍郎陳天麟常云太上皇帝

旣更化諸賢彙集一日問向爲漕臣李某安在知樞密  
院湯思退對以物故僅數月也上慨然久之乃知公之  
被簡記如此使未歿其進用豈後他人鄉里至今哀之

銘曰  
治道之興略匪一士世用以濟逮其不然以私害公士  
爲不逢時之泰否士亦何病茲爲有命我來寓宣舊聞  
公名旣忠且清考其世系訪其行事足以垂世直道正  
言當路忌之粵惟其私才爲小試外而不內則以有悔  
公雖逝矣簡于聖神猶公是詢敬亭峩峩宛水湯湯念

公不忘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黃公墓誌銘

建寧衣冠氏族惟浦城之邑最盛卿相待從蟬聯大家  
郡人類其子孫爲爵里記而黃姓其一也端拱二年有  
名震者起進士至諫議大夫世寢以顯多登儒科至公  
之大父諱實與眉山二蘇公爲文字交有聲當時出入  
從班爲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定州路安撫使以沒贈  
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龍圖之父諱好謙爲朝散郎  
知潁州贈通議大夫龍圖之子諱子有任太廟齋郎者

卽公之父也贈正奉大夫公諱任榮字擇之四歲而孤  
母李夫人教之有法年十三則通羣書遇事輒解叔祖  
金紫公宰俾治其守冢僧舍鈎校無遺喜曰是兒才可  
見後必遠大矣以大父恩補假承務郎蔡安持知順昌  
府公始爲太和縣主簿甚器之俾攝府椽平決咸盡理  
旣還邑有戍卒過縣凌奪市民譁甚令捕而欲治則併  
令詈辱令退縮不敢問公召而詰曰軍侵平民旣犯法  
復詈吾長官奈何皆懼失色曰惟公命公徐曰吾不汝  
窮也宜避罪亟去取券米蹙與之衆謂公少年有立移

穎上尉泰和鄉胥裒白金以贖公笑而斥之辟京西轉運司準備差遣金兵薄京師不克赴季陵帥臨安辟錄事參軍李光代季待公逾厚率諸司薦于朝而公前有捕盜賞既遷京秩猶用薦得監行在北倉秩滿知撫州金谿縣時江西羣盜方擾他邑賊類頊洞莫知所爲公集民兵外嚴守備而內理獄訟自若民幾不知有盜而盜亦不道公境邑人相與繪公像祠事之都轉運使趙子直以其事聞詔審察都堂會戶部侍郎張澄又薦之除浙西路常平主管官改知廣德軍張叔獻爲臨安屈

公自助奏爲安撫司幹辦公事改主管機宜文字遷提舉浙西常平茶鹽有倉官怙時相親慢不受約束目謬妄有請公輒沮卻之遽誣公鹽課不登卽奉祠未幾起知興國軍移知信州紹興二十六年就除江東轉運判官會江西轉運周綰避安撫使閻丘圻姻連詔公兩易公至而昕卒攝帥事者幾歲寬明有惠政改知衢州而永嘉郡兵鼓譟毆監官幾爲亂提點刑獄撫之不能定命公往鎮治公疾驅至郡流其首者餘悉不問一郡肅然而聽決務合民情莫不畏愛會淮西謀帥加直祕閣



知廬州温之士民日數千人遮道不得行至挽公輿復于郡廨而後已公曰朝命安可辭也夜假小吏輿遁而登舟衆覺而易之所謂視履考祥而其旋有慶者非公也耶某頃以信幕沐公知薦甚異子直向以銘爲請義不得辭銘曰

惟古循吏民不忍欺不赫厥稱去而見思公之爲縣民敬而祠逮其爲州民挽留之惟公之政善不見外察而不苟廉而不剋握節四方再漕于畿天府峩峩兩治其師當貴在前曾不汲汲究其所施人莫我及上旣眷公

用豈不盡垂用而歸世以爲恨天之俾公則壽而臧厚德淳名嗚呼此藏

左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致仕贈左正奉大夫  
呂公墓誌銘

隆興改元之次年前禮部侍郎呂公自徽州入對內殿言致治之要當以內爲先收人心爲急而朝廷當守一定之論不可屢變特天子新卽位切于求治聞公言大稱善欲任以事公謝曰臣蚤衰且病矣理一郡猶不能其敢任事有詔除敷文閣待制提舉神佑觀兼侍講公

在講席凡可進諫必因經陳誼反覆論辨盡其說而後  
已會敵使再通禮有未定上問公和議成否公曰彼利  
吾幣何患不和但既和之後勿以爲無事宜思患豫防  
之未幾以病乞外祠章五上而不受旣不能朝矣上猶  
問大臣公果病耶是老成有學問者進龍圖閣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十一月七日終于家嗚呼公  
之論思大略可覩矣蓋國朝呂姓自丞相文靖公始大  
世有顯人公曾祖諱宗簡于文靖爲兄弟仕至尚書刑  
部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其配魯氏贈普寧郡大夫

人祖諱公雅仕至徽猷閣待制贈少師其配安氏贈鄧  
國太夫人考諱希朴仕至承議郎贈右正議大夫其配  
張氏贈碩人公諱廣問字仁甫自少雋拔能文年二十  
卽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改司理  
參軍治獄以情未始徇上官意調徽州婺源縣主簿權  
邦彥安撫江東辟爲幹辦公事權公拜樞密李光繼至  
又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召試館職辭不就得宣州學教  
授用薦者改宣教郎李公帥江西再辟主管機宜文字  
會其入參大政詔薦西北人材乃首以公應詔給事中

南浦日之稱 卷三 吳舒惟校  
劉一止輩交薦之宰相專且復指以爲黨公與薦者皆  
罷去李公自是南遷且興大獄得其私書有所善姓名  
悉中以事公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于世者以流  
寓恩監西京中嶽廟從吏部選知江州德安縣招輯流  
亡建學舍以教其子弟獄訟幾息邑人相與祠公于學  
添差通判筠州又通判虔州及用事者死舊人稍稍復  
用公始召爲禮部員外郎而言者嘗有讐怨又詆公禮  
部侍郎周葵黨也復俱罷明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  
茶鹽公事移浙西路入對言常平錢穀自軍興多用之

以法嚴故不上聞今虛數未除恐緩急誤指揮上爲遣  
使覈其實遷本路提點刑獄兼權湖州除直祕閣兩浙  
路轉運副使異時漕臣多媚悅上下媒進取公獨屹屹  
無依倚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因奏事太上皇帝問所部  
人材悉以實對除右司員外郎假某官充接伴金國賀  
生辰使時金人且畔盟使者入見無恭順禮公曰是求  
釁端不足計願增邊備待之旣至盱眙敵有宣徽使銜  
命越境來見者公曰此非常禮也見之而不拜其命時  
以爲得體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拜起居郎一

南唐書卷之三  
吳舒補校  
日上曰呂某練達不沽激也大臣皆未諭既至中書則御批除公侍御史矣以宰相陳康伯有姻聯避不就遂除權禮部侍郎凡內禪典禮前未有者多所訂正且密議先建儲宮以示四方之信上踐阼疏十有二事以獻其言深切皆留中不出兼同修國史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以病移徽州歲饑損常平米價以賑民而任其所損之數時州郡多獻羨餘公不肯曰無以使上知民之貧也爲人和易長者與物無忤而內實剛重不可犯每讀書見昔人行事有所感或爲出涕遇儉佞險

之徒至不忍視其面其受知李泰發嘗勸其明公道而察附己者周敦義與公平生交自貧賤至貴達未始一語相詭隨而世皆目以爲黨屢躓不伸非明聖在上則朋黨之禍將復起矣然公之任宰掾當軍書旁午與同列陰贊廟堂爲多其爲池州論沿江備守甚至然後知公之用有不盡者也少時家貧兄弟奉親至孝聚族數百指無間言賓客過之蔬食菜羹講論道義終日不厭或見其市魚肉而客饌無有戲問之公蹙然曰吾親所以爲養吾徒可享哉及貴有遠族乞附公服屬以就國

子試公曰是豈特欺君非幼子毋誑之義也不可教後  
生蓋誠信不欺類如此臨終處其家事如平時手疏邊  
防利害爲遺奏有曰遠斥導諛之言力行責實之政結  
人心以固本養民力以待時皆公雅志也享年七十有  
三官至左太中大夫爵太平縣開國伯食其邑七百戶  
贈左正奉大夫娶王氏太府寺丞有之女封令人先十  
二年卒男三人得中修職郎監行在草料場庶中皆早  
世自中承務郎女適從事郎胡璉孫男女三尙幼公家  
自河東遷符離而世葬鄭州管城縣因公之南始家寧

國府太平縣葬其夫人與其兄弟長壽鄉之古城山且  
自爲穴今遂窆焉是宜銘俾其後有考銘曰

世之誣賢以黨斥兮空而去之易爲力兮其不可去聖  
不惑兮旣去復還紆則熄兮不有君子其能國兮猗嗟  
呂公蘊厥德兮不玷不缺如圭璧兮致柔與和中則直  
兮人皆曰賢識不識兮誰其舉之抑又踣兮出入事君  
盡其職兮有言必信義不嘿兮以筮以決如龜筮兮俾  
以重任宜柱石兮視彼儉壬孰失得兮黃山之隅聚族  
百分孝友中庸善斯積兮兄從弟從永此域兮

南浦中丞私集卷三  
祕閣修撰鄭公墓誌銘

祕閣修撰鄭公旣葬于衡山其孫景先來告曰大父之  
未有疾也命景先買地衡州得衡山縣紫蓋鄉長興之  
原且歎曰昔吾考之壽不登七十今吾過七十者三焉  
吾鄉在襄邑生不可歸矣死可無地而葬以累汝耶予  
是爲兆以遷其二夫人而虛其左以俟景先聞其言之  
悲而不忍言也大父以乾道七年七月二十日果棄諸  
孫而景先以九月甲申葬公其穴請爲之銘嗚呼蓋公  
元祐大臣尙書右丞公之子也自黨籍之禍起子孫禁

錮幾不容于時故公晚而得仕中興踰四十年元祐大  
公子惟公在天子嘗謂其材諳風績稱其家也今又亡  
矣在法得銘按鄭氏世爲拱州襄邑人右丞以寬厚忠  
信聞天下諱雍任資政殿學士以公之恩贈太師右丞  
之考諱有彰任駕部郎中以右丞公恩亦贈太師駕部  
恭四歲而孤未冠遊太學有聲稱黨禁稍開始得以右  
丞遺澤授承務郎監淄州酒稅務簽書武昌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通判道州權發遣容州改鬱林州再爲容州

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辟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主管機  
宜文字權發遣肇慶府就差德慶府再爲肇慶府知邵  
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西  
路加直祕閣陞計度轉運副使移荆湖南路進祕閣修  
撰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復提舉崇道觀積階至  
右中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公在武  
昌佐其守禦寇有勞寇攻漢陽守檄公赴之被命卽絕  
江至躬自縋城諭以禍福而解獠賊犯營道公出戰縛  
其酋會曹成兵大至郡僚皆遁獨登城呼軍士曰吾與

爾守此敢去者斬衆謂賊不敵公卽持牛酒直抵其營  
曰吾道州倅來勞軍飛矢雨注城上皆爲公懼成見公  
無甲驚異公徐曰道爲州數家聚也產賦不滿千緡何  
足辱諸君聞王師且來豈若束兵刃爲社稷立功名哉  
成笑曰通判不疑我所教亦誠也願無犯城留一夕于  
外明日果去而守令未還宣撫岳太尉軍驟集廩空無  
粟公召四郊父老曰大軍之來爲爾輩卻賊也有粟宜  
以十三助我與其餉軍猶勝沒于賊也衆感泣得粟五  
百斛岳軍少之呼公至帳下左右示以淫刑具公不顧

對曰郡無粟取于民也今民力亦竭矣請爲民受法岳公遽起曰飛敢有此也軍無食且怨欲與君議其策耳公曰米稅未當輸誠得幕府榜俾先期輸且得其贏可足用也遂從之民知公且被非凡輸米不復計其量迄飛之平賀州無乏卽以書謝曰當奏厚酬公官宣諭使薛徽言薦爲容州在容幾三年莫知公政之善者旣移鬱林容民遮道留公而鬱林之人相賀轉運司議置鹽倉鬱林公指其非便議十上且請于朝得寢時諸郡守獻羨餘部使者以爲言公曰吾郡無餘也何所獻高雷

化三州流民來歸義廩不足公亟取常平米以賑有司謂常平不當用也遂捐俸米以償再爲容州盜賊屏息龍圖閣直學士張宗元經略廣西謂公能弭盜辟置幕下妖賊譚友諒作亂公招捕之旣移肇慶轉運又以南恩盜屬公因申嚴保伍重賞以捕贖鹽者瀕海之盜遂清勸民植桑萬六千株在德慶三年遇大水當賑濟同判者不肯公曰民無食卽死是死于水等也吾專任之再爲肇慶認金坑額千兩丐無擾民肇境接溪洞一切以寬爲治嶺外銓擬素不平允至公則無間言其罷而



復起信宜縣茶寇竊發執邑尉屠令之子殺將高居弁  
獲李宏朝廷遣鄂軍步騎千人來赴又失期公攝提點  
刑獄會兵雷州水軍統領皇甫誥逗撓不進將斬以徇  
同列叩頭乞使自贖謹遂以勁兵敗賊俄李云三千人  
犯容營建黃麾語僭甚公以騎兵夾攻遂獲云與其左  
丞相而散其衆于農有詔拜直祕閣降賊中夜復變公  
設伏以待斬其爲首者七人遂定奏聞遷中奉大夫陞  
副使帥憲臺皆闕公佩三印備禦郴賊李金甚至朝廷  
用是易公湖南俾捕金且隨軍應辦錢糧金旣平加祕

閣修撰踰年改提點刑獄凡囚之麗死者閱再四而後  
決曰是不可復生矣爲人端厚長者閒居無惰容與物  
無忤方臨淄歲饑民相食公持檄單騎遇暴客負而趨  
僕者自後至捋脫之將追刃其人公曰是于吾何冤規  
食道死爾安用必其死耶故其數年鋤盜先以恩信招  
撫逮不從而後誅至治兵臨戎介然有不可犯之威以  
是知公非苟然者平生未嘗營產第以教子孫恤宗族  
爲念所居號西湖作佚老堂以自適衡人舉尊重之初  
娶吳氏未踰年卒再娶梁公左丞燾之孫朝請大夫頤

告之女其卒先二十五年三娶陳丞相文惠公四世孫  
朝奉郎贇之女其卒先十三年皆贈令人曾祖妣太夫  
人王氏國于蔡祖妣太夫人郭氏國于慶妣李氏夫人  
國于鄆王氏夫人國于周母宋氏追封令人子曰暮終  
右從事郎女二適右承議郎周彭迪功郎趙師恣孫男  
景先也迪功郎橫州司理參軍次景文將仕郎曾孫女  
尚幼鄭之去襄邑也至是始家于衡故叙而銘之銘曰  
元祐之政偉矣一時時之多賢而黨目之擯其生全俾  
沒于地錮其宗支俾弗得仕旣清返夷踰四十年如木

有枿典型寓焉云誰獨存右轄之子溫溫而良克紹其  
美惠及遠民外殿七州旣去復還民渴其留帝曰嘉哉  
賜爾籜節有威爾宣有衝爾折嗟時舉才弗競惟武寇  
攘方張公則不懼翦其蝨牙草其梟吟外削其鋒內懷  
其心曰湖之濱曰嶺之外窮靡顛天饑弗罪歲豈無吏  
師公惠實多釋甲而田土不荷戈官參九卿位首中祕  
有來明廷寧不我俟公知甚先佚老有堂紫蓋衡山遂  
爲公鄉惟鄭之遷自拱襄邑伐石勒銘其庶可識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賀公墓誌銘

上卽位之二年詔資政殿大學士賀公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上親御翰墨累數十語其略曰朕嗣服以來思得黃髮老成詢咨政要其爲朕幡然而起勿以髦疾爲辭公捧詔泣而言曰陛下龍飛臣以得謝在田里無繇一望清光今恩意若此年將八十其敢矯情飾詞尙以虛文末禮爲解因不復具免束擔就道第辭所授職願一見而歸旣入見所陳治道之要甚切時和戰未定上問公策將安出公曰臣向非主和者也自符離之役器械剋敝而軍氣尙索願少需之姑聽其和而戰未

可終食忘爾上稱善卽日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公譽望益高謂且相也僅數月當路有忌公者議率不合會慶節佛寺開啓公拜而偶躓因待罪上雖優詔開諭繼而請曰臣老甚願賜骸骨瀝懇再四天子重違公意乃復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還台州乾道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薨于家享年七十有九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贈左光祿大夫其年五月乙酉葬于天台縣太平鄉善嶼山之原公所自營也淳熙八年其孫敦仁來曰大父之薨與葬也敦仁兄弟幼未有知嘗聞治命將以銘

誌屬君逮今始克請幸加惠其死生嗚呼某頃少年荷公鑒裁辱薦于朝孰聞公之行事今公蓋不可見矣其可見而傳者敢不次而銘之按賀姓本慶氏胄出于姜春秋齊有其族至東漢純仕侍中厥後避孝德諱而更焉著于會稽當三國吳齊以武功顯晉則循唐則知章賢譽具著逮公之七世祖從僖宗幸蜀爲眉州防禦推官卒葬其地遂爲眉之青神人移籍蔡州汝陽曾祖諱息機皇任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太子太師配楊氏贈文安郡侯氏贈同安郡皆夫人祖諱撫辰皇任朝議大夫

贈太傅配王氏吳氏皆贈秦國夫人考諱現皇任承議郎贈太師配王氏贈楚國夫人公諱允中字子忱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積官至左通議大夫爵會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其歷官則任潁昌府學教授辟雍錄遷正及博士國子監宗正寺丞入祕書省爲校書著作郎假太常少卿使金國賀正且公自少穎悟不羣慷慨有大志嘗遇異人授以兵書曰此吾昔授滕甫者也讀之非世所傳遂默以經綸自負時金人始通衆皆憚行公被選笑曰是可覘之也道遠且險館餼或不

時敵之伴者率麤暴鮮禮公嘻笑待之而惟刺其下情且問契丹遺民果得其實謂藥師不可保宣撫必不能任事歸曰敵之諸帥盜賊藪也可不慮乎所親執政謂公後生毋妄言賜服五品遷司門員外郎浩然請退休靖康改元選戶部不復拜命遂以某官致仕禍亂既作張邦昌亦鄧族壻公獨不被其污衆始覲公先見建炎初懼內艱上書薦布衣王大智知兵可用而朝廷併召公公曰士大夫惟不知兵故無以禦國之難某之居喪薦士非自媒進也可傷名教害風俗乎卽繳所被省劄

不受而被寇轉徙湖湘間劇賊馬有迫潭州守向子諲患無備思以利害說之公爲見有曰宋祚更興足下風貌勇略正宜立功名者何自棄于此曰占盜賊有壽終者乎有不覺心動改容謝曰郎中將以教有耶公爲留數夕有卒不犯城而公旣飄泊因自放于山水至天台愛其幽深得地萬年山間結茅種蔬若無意當世者而范丞相宗尹以抱膝名其庵地故無泉公默禱于山得泉舍下自名曰應心泉時已落致仕久矣紹興八年始得用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議官九年入爲倉部

郎轉吏部請外除福建路轉運副使平鹽貨謹黜陟號  
爲稱職而宰相謂公不肯下己凡主管崇道觀者閱六  
十月又命公爲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以抑之公嘗狩節  
本道而回翔入幕府處之怡然人用是莫涯其量復爲  
崇道觀太上旣更政化始起公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  
實錄院修撰接伴金國賀正人使兼侍講俄拜給事中  
皇后殿奏補非親屬吳國大長公主女夫轉行兩官且  
陞事任勲臣三子授待制集英殿修撰皆塗歸無所顧  
避宰相乞其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

外窠闕公奏曰寒士改官視爲再第內則筦庫外則屬  
官俾宰相子則主司孰敢令之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  
侍收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旣新萬務宰相當忘其私  
臣甚爲沈該惜也不然檜燻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  
奏稱歎謂非公不能及自餘如三衙刺兵改易軍分牧  
馬營地占奪民田大將回授其子而轉閣職中貴人遷  
秩不應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類繳論不一于是執政  
者相與懷愧而權貴亦仄目睨公矣然太上特知公深  
眷之厚凡中外奏封論事者多付公看詳以聞一日對

論君子小人事君之異公曰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爲詭隨此不可不辨也太上稱美久之因言聞陛下欲闢御苑以近某人園果乎太上曰誰爲此言公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太上曰卿言甚忠繼有所聞宜悉以奏公知之無不言類若此或具奏輒焚其藁遷吏部尚書兼修國史進侍讀時增修六部公論于朝費緡錢三十萬且役殿司軍妨其閱武不必爲也不從再乞致仕不允公善書筆法迺美太上嘗以所臨王羲之四帖爲賜且批紙尾曰卿留心翰墨深

得八法之妙勿以不工爲笑也張循王神道碑成詔公書之公因講筵三留身曰臣蓋論張俊諸子除次對論誤不當矣今君命寵其父不敢辭若其家有所謂潤筆不敢受也旣張氏果致金綵甚厚有旨受之公卒辭焉拜參知政事奉顯仁皇太后遺留物使金國至汴京敵就館賜宴大合樂且用常例賜花時敵人已驕倨有背盟意用吾畔將孔彥周押宴公謝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也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語酬復數四其大使怒至露刃脅公公曰王人毋暴慢也事固有體強

弱豈有常哉端笏不動自副使而下皆屏息驚懼其使語益不遜謂將殺汝公徐曰爾輩殺人外得何能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聲色俱厲其使爲卻立彥周從旁解曰兩國通和久參政勿動心也揖公坐令左右捧花侍側曰不須戴也敵之甲士相顧竊語二十年無此使矣行次邢州逆者輒車騎疾馳甚遽凡百餘里道傍居民乃言太行有仕契丹者欲取賀相公爲都統也至敵廷掖門有闈者坐不起其一肘之曰是使者忠勇可爲之起也微偵之蓋李氏之子然後知公名已傳敵中

先是奉使者畏敵人欲留北人例詭以爲貫江淞公待班客省果問公鄉里年甲皆以實對莫不歎異遂成禮而歸歸卽言敵勢必大侵宜亟爲之備太上疑未決而同列謂公之往應故事爾不宜生事端先自紛擾公歎曰吾謀不可用也卽引年丐致仕章三上且面奏以母夫人藁葬漢陽欲移厝天台非親行不可者太上惻然允公請錫金卣金鬲二茶藥甚厚御書二大字以寵之特許朝辭上殿宰執置酒江亭朝士賦詩祖帳之盛中興以來未之有公旣得謝卽走漢陽遷楚國太夫人之



喪葬天台前平山買宅郡城卽城外野水營別墅號小  
鑑湖築亭于抱膝庵之側號杉亭爲記以叙其意上在  
潛宮雅聞公名注想以待僅決大計而歸蓋公益老矣  
嘗與士大夫論之公之清介放曠棲神養志初若李長  
源其隱臥高蹈而有志天下中若謝安石及剛正不屈  
引去自全又若孔君嚴其出處始終真盛德哉有文集  
奏議共若干卷秦太師檜與公同年第進士同在學省  
三館且齊庚甲契亦甚厚而公素善趙丞相鼎李參政  
光故秦用是沮公特甚反謂公趣向有異而公亦竟毅

然不顧始將終老山林晚遇二聖致位通顯得非天耶  
雅有知人之鑒所薦至輔相侍從者十數次亦名聞當  
世每歎曰吾老無能爲薦賢所以報國也性孝友遇秦  
蔭先與其弟姪而後其子孫贍養宗族孤幼婚嫁之甚  
衆寡交遊所取嚴甚至其愛厚或千里命駕有昔賢之  
風和政郡夫人鄧氏京東提舉鹽香洵彥之女先公之  
二十七年薨至是合祔焉男昶右奉議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先公二年卒女嫁右朝請大夫直祕閣朱商卿先  
公十餘年卒孫男三人敦仁今爲通直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敦義承務郎敦禮承務郎新監淮西江東總領所  
太平惠民局孫女三進士林憲謝宗經韓檜壻也會孫  
四人光登仕郎詵貺充皆將仕郎公平生疎財貨未嘗  
治產業在二府得給使嘗積而不用將薨諸孫甚弱招  
郡太守俾視其篋并賜金面析之下逮僕妾之信厚者  
了然不亂蓋于死生如此銘曰

伊昔子文仕嘗三已見稱聖門繇不愠喜公之在朝三  
掛其冠老則故常壯也實難惟公存心豈尚富貴有位  
則行以道進退公之未老志在經綸及其既老志則粗

伸奸賊醜類抗詞靡懼在我能全矢死弗顧公在東臺  
正色凜然敕書屢塗以盡我言公在二府整綱立矩思  
會衆材以齊百度孫吳之略有蘊自衷抱膝巖栖不爲  
不逢旣逢而歸迄未悉施左琴右書樂我鏡湖熙運天  
飛黃髮是咨公不俟駕竭蹶而馳粵執事樞行付大柄  
成謀甫決公亦告病我評于公清節令名鄴侯謝傅及  
孔左丞惟天降材功豈易就八十之年徒俾我壽赤城  
之山上應三台自公我開式憲後來

右通直郎知袁州萬載縣杜君墓誌銘

宋朝衣冠姓系惟杜氏譜錄最遠自漢建平侯延年晉當陽侯預至唐京兆族望皆有其傳而元和宰相宣獻公之子有名勝者嘗爲揚州租庸使遂貫于揚之永正今儀真郡也三世仕南唐徙家建業是生禮部尚書錫以文學受知太宗真宗又再世是生天章閣待制杞以才略事仁宗任方面皆號名臣天章之子照仕不及顯以其子大夫恩贈右正奉大夫而大夫公諱圮仕至右朝請大夫歷福建江西路提舉常平生二子君其次也君少襲禮義而天資孝友矻矻就學問爲人忠信不欺

居官以廉稱遇事介然有立僅更七品秩得宰兩縣年甫六十以沒嗚呼其可悲夫始予寓閩中與君父子遊最厚且久于君契誼實弟兄雖家人婦女猶姻戚也君之兄錫旣早世而大夫公繼以壽終今又哭君之喪而君之子頴乃欲予文以誌君墓其何敢辭君諱鐸字文振以父任起家右修職郎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福建安撫司準備差遣丁大夫公憂服除爲湖廣總領司屬得監潭州南嶽廟改右宣教郎知泉州永春縣再爲袁州萬載縣未及往也君才力實有餘而退抑不自見

其在鑄錢司被檄走諸郡不擾而辦治使者始稱其能  
在總領司會移軍分駐九江君且受代疾馳曰軍至惟  
當得食爾他非急也爲之日夜經畫而餉餽悉集營壘  
以次亦就衆如服君識先後之宜者聞帥幕府僚吏二  
十許人多輕銳喜進君獨恬靜自守故參知政事賀公  
允中工部侍郎王弗參議其軍事皆器重君與之善逮  
爲永春刮弊剔蠹政方有條而君多病蚤衰告滿以去  
旣調萬載歸治其家矣乾道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疾遽  
作一夕不起蓋大夫公嘗簽書邵武軍判官廳公事因

家焉君事大夫公孝以盡禮而穎之事君如君之事大  
夫公者然大夫公之疾革君適在官號泣就道旣大斂  
而始至而君之喪也穎之至亦然里人莫不哀之遂以  
七年八月戊申葬君香林之原始大夫公自儀真遷正  
奉及夫人之柩于邵武大夫公亦祔之至君三世矣娶  
黃氏左通奉大夫中美之女男二人穎右迪功郎南劍  
州尤溪縣主簿沔尚幼孫男女皆二人大夫公以詩名  
當世君亦得其句法與他文類之得若干卷藏于家銘  
曰

三代之懿以世象賢委則有原斯久其傳惟唐杜氏代有令系事業文章益顯于唐詩甫論牧如晦黃裳其在本朝太真仁宗祖孫服儒有烈有功我求典型慨今五世善其莫耶窾卻未試玉潔冰清志則大行豈不我思定交平生樵水道山世亦有誅過車弗馳銘以弗愧

故中散大夫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姓在本朝凡三望族其系出梓州者則太簡舉進士爲天下第一被遇太宗入翰苑參大政出眉山者明允以布衣顯名而文忠兄弟同時登制舉典內外制長春

官輔門下省惟同安之蘇盛于中間翰林公以賢良方正受知昭陵出入侍從而丞相亦冠多士于南省歷事五朝爲時宗臣是相哲宗具有勞烈三家子孫各紹其闕文獻典型相與上下可謂盛哉公蓋丞相諸孫而翰林曾孫也翰林諱紳丞相諱頌皆贈太師公于魏國有傳在國史徙居鎮江之丹徒其第五子諱京者公之考也終朝請郎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與其兄景謨學識行誼俱稱于時鄒志完游定夫崔德符輩蓋其交友故門下侍郎諱南陽公尤知之而仕不獲顯其贈安康郡太

南唐書卷之九  
夫人歐陽氏者公之妣也實文忠公之孫女公諱師德  
字仁仲少穎悟丰貌秀整丞相甚愛之撫以爲類我飲  
食必置左右未始令去膝下旣知學問而明敏彊記其  
得于父祖聞于外家習于遊朋皆過人遠甚崇寧四年  
始以丞相繪像景靈宮恩補假承務郎初調和州歷陽  
縣主簿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丁內艱服除呂尚書安  
老撫江東辟准備差使改右宣教郎監都進奏院充樞  
密院計議官請外得廣德軍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  
觀者再久之通判平江府公之爲計議也與端明殿學

士胡邦衡爲僚邦衡上書論和議詆執政爲可斬公謂  
之宜婉也後邦衡謫嶺外用事者罪公嘗預其藁而不  
以言遂罷廣德矣至是王昉守平江議多不侔而昉移  
建康公適攝府事有小人之甚者干公以私而不得逞  
會公友婿常中丞子正沒于鄰邑遂相與譖公會與郡  
守周三畏持官錢二千緡致賻且父子共爲祭文有指  
執政語實皆無也併以邦衡之事爲證秦丞相大怒誅  
御史劾奏公遂削籍投汀州且下部使者究其事逮繫  
甚衆勢焰熏灼榜掠皆誣服公之子玘亦停官蓋人人

知其冤在汀六年踐蹈不敢喘息而公買地種竹葺茅茨其間父子相對讀書將終身焉繼徙徽州怒者亦死太上皇帝更庶政凡流竄非其罪悉俾自便公父子始得生還仍復故官方上朝謁太上見姓名識之曰是無故遠竄者耶衆謂公且進拔而政路又有不能知公者止除通判建康府然盡還罪籍年月凡一歲四遷其位恬不見喜愠居官暇日則與佳賓客走郊野訪尋六朝舊跡萃集爲圖以正昔人傳述謬誤閱再歲始得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全州軍士嘯亂部使者多論守將

失撫馭公曰守固有罪矣軍士可不懲乎乃手書數十移督視府乃廟堂卒用公策遣裨將市馬道清湘捕首惡誅之一路以寧代還復主崇道觀吏部尙書汪聖錫輩薦公宰輔謂老成恬退可用有詔赴行在而公以耄疾力辭丐閒朝廷持許以再任始築室會稽城西鏡湖之上賦詩見志超然有晉士之風乾道八年歎曰吾不復苟祿矣卽以右奉直大夫致其仕時已賜服三品爵爲丹徒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玘通朝籍以郊祀恩進封朝議大夫淳熙二年以慶壽恩遷中散大夫四年八

南清日乙和 卷三 言 吳舒惟校  
月幾日將啓手足與醫者語相酬酢晏然而逝享年八十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稽縣五雲鄉陶山之原初娶歐陽氏朝請大夫恕之女公之舅子也再娶方氏朝請郎元修女先公二年卒男三人長玘也今爲承議郎新通判明州璉早世琢某官女四人長適朝請大夫直顯謨閣呂正己次適迪功郎舒康老次適某官某人孫男七人渭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溱將仕郎温泖河濂湜尚幼孫女二人長適進士徐邦傑次在室公爲人温厚樂易介然有守篤于信行少事母孝遭寇亂與兄

親負其輿而奔呂安老之引公自助也待公甚異至相約同歸田里安老不幸歿于事公遂以女歸其子爲小官盡職不苟華亭增鹽課至百萬餘斤在邸院值疆場多事書奏旁午詔令不可稽率未有條公以法律定爲程度至今用焉持節湖湘大抵抑豪彊惠貧弱民至越境送之戀戀不忍去其爲詩文甚工韓子蒼汪彥章皆稱以爲不下古人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聞見殫洽議論有據依自其家傳士大夫多從之質問故實及將召歸議者謂宜在優閒文史之選非必勞其筋力之務也



而竟不少見嗚呼可勝惜哉始吾友蘇季真欲誌公墓而自以病弱不能致思屢以屬予未之諾也今季真亦下世而公之二子又以為請追念季真之言與夫家世之契而頃歲尚及與公周旋悉其始終抑又何辭銘曰世之大患君子信讒譬彼燒城孰拯其炎嗟譖人者豺虎弗食擠之下石亦盡其力墜而不殞是為有天人諒其冤天與其賢顯顯魏公天下中庸疇克似之以亢其宗魏公不亡有令孫子一罹于讒不起于仕既誦而信茲病以老上聖憫焉其用不蚤文而蔚然行而粹然黃

髮之詢奚又舍旃稽山之陰銘以詔世植此百年善其後裔

右朝奉大夫致仕曾公墓誌銘

乾道九年二月甲申右朝奉大夫曾公葬于池州貴池縣崇賢鄉長樂山之原問其享年則八十有四也問其子若孫則二子嘗為郡守縣令年皆過五十蒲伏哀號在道有孫俱出仕孫又有子矣遠近來觀相與歎息曰斯非積善植德之報歟是何壽考之隆而子孫之滋也始公之子種得郡于龍城奉公以就養人見公褒衣長

身視聽不衰而奕棋飲酒超然有自得之樂蓋莫不榮之今其亡也子孫盈前家道日昌考其平生無一可憾又莫不哀之古之所謂高朗令終者哉其二子來請銘因敘之曰惟曾氏出于有夏自莒遷魯爲魯著姓漢都鄉侯樂四世孫據避新室之難徙江淮間唐末家于泉之晉江國朝有諱穆仕至殿中丞者公高祖也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諱會以文學取高第仕至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者公會祖也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諱公望仕至虞部郎中者公祖也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孝蘊以才業事徽宗爲江淮發運使入戶部爲侍郎終龍圖閣學士累贈少師曾祖妣吳氏黃氏贈太夫人于吳楚二國祖妣朱氏戴氏贈夫人于廣陵普寧二郡妣謝氏贈夫人于秦國母王氏贈太宜人公諱浩字德充少以父恩補承務郎調成德軍倉草場持太宜人心喪再調池州永豐監丁秦國憂方侍疾不解衣頰面者踰月及居喪水漿不入口者十日少師公撫之曰爾能若此其知忠以事君矣服除兩授官旣以省罷凡十年乃歎曰人子事親職也今事親日

少矣安能捨所事以從外物遂不忍去少師公左右居久之制置司辟爲蘇州司錄事少師除帥杭州卽以親嫌丐罷朝廷命爲兩浙提舉鹽香司幹當公事未踰月少師公薨時四方俶擾公扶柩居池州葬于黃龍磯下因遁跡九華山無復宦遊意劉洪道守池辟公青陽縣丞公以有田在焉爲請宣諭使過邑民遮道詣使者留公公不顧竟去張丞相開都督府范滂知岳州以丞相意辟公岳陽軍節度判官滂怒其酒官誅公文致其罪公輒直之嘗俾公出按屬縣令誡曰毋徇顏情也已乃

無一事可治吏輩怨甚公正色曰令有罪庇之是顏情令也無罪入之是顏情守也二者俱不可滂不能奪人皆服公長者又嘗遣公白事督府丞相問招復歸業人公具以告丞相愕曰君非岳陽辟客乎所言與郡文書弗合何也公曰郡之言文也某之言實也敢便文而掩實丞相異之曰君忠信人也宜留此別任事公又謝曰爲人將事而不報何爲忠託名而留何爲信丞相不能強也滂旣去後太守至欲大新郡治公力諫之守怒命公無得預公曰吾寧得罪太守無得罪百姓旣而部使

者以是劾守擾民削秩罷郡而相率薦公以循吏万俟丞相時任提點刑獄故其爲中執法也又薦公可用荆南帥欲培羨餘檄公走諸郡且云事已當辟爲辰州公按籍無他取曰吾其可以利誘乎居岳四年始授饒州樂平縣丞以太母霈恩賜五品服知宣州涇縣女魔周號三娘兵者帥府旣招而戮之矣守挾勢諭縣欲掠爲己功公第以實報守恚甚委同判按視而守用是進職因任公曰吾將及矣遂引疾去知建康府江寧縣時相鄉閭也相家歲有逋賦公督之無所憚秦少保告歸謁

墓所過振動州縣以應辦爲奇貨而墓在邑下掌留鑰者謂公甚費毋惜公計之當錢五十萬無一合支者僚吏爭進曰常平係省錢皆可貨爾公曰常平係省官錢也以官錢媚人吾首可斷此不可爲然吾不欲異他邑卽倒篋中得白金二百星付之少保聞亦戒其下曰江寧老令廉有餘勿擾之也通判鄂州遇登極赦守未交印公實攝郡當以一子進表受賞而守旣視事亟遣其子行或勸公自列公笑曰子弟得官有命其可以訟受服凡經歲禮部驗其月日報公而後從之覃恩賜服三

品主管台州崇道觀隨其子官廣右再請祠祿遂致王  
事還次鄂州以小疾而逝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也  
公幼冲淡簡靜寡言笑學欲窮理盡性不切切于利祿  
方大觀政和間權門盛闢或勸其進取者公叱曰大丈夫  
當守正以厲俗何至泛泛若隨風萍哉蓋少年自立  
如此性嫉惡不喜傾邪側媚事聞人語及若負芒刺故  
其仕也能抗上官拒貴要進退視禮義不爲身謀然亦  
以是不得顯用于世而臨兩邑通守一郡皆有惠政其  
喪之在鄂也鄂人相率奠哭有涕下不止者其去官十

餘年矣始楚公仲子宣靖公以盛德相仁宗勲在廟社  
族緒旣廣至少師治家尤號有法離亂來故家典型殆  
盡後生輩日入澆薄公獨守其法嚴甚聚族數百指飲  
食起居悉有故常內外之言無敢出入肅如也嘗曰田  
園可廢家法不可廢日用可無家法不可無也嗚呼使  
公得用于世以其治家者推之效亦可知矣娶王氏先  
四十年卒繼室應氏先二十年卒公之葬也開壙得古  
鼎鄉人異焉二子種右朝散大夫前知柳州軍州事次  
耒右迪功郎前昭州平樂縣令三女長適進士章覽次

適右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陵縣張造孫男三蒙右從事  
郎寧國府宣城縣主簿常右迪功郎潯州平南縣主簿  
晏將仕郎曾孫男一緝女二臨終告其子曰吾嘗爲恢  
復要略五千言未上也他日可陳爲我陳之其子類其  
所爲文得十卷藏于家銘曰

古者世祿得人于門其緒孔蕃其德有源是以典型百  
祀弗墜于邦有光于家克類惟宋氏族溫陵之曾如哲  
如參父賢子承有勲有庸曰相曰輔梗柟豫章駢出其  
圃嗟嗟大夫不爲利回巖然之姿挺然之材彊直自遂

靡炫于世疇能舉之用則不器公雖好剛其政則和剗  
邑佐州民以詠歌內齊于家猶治于府曰愉匪嘻曰威  
匪怒卽此有法寧食無田移孝而忠子孫其傳位不吾  
崇天則吾壽樂哉斯山式裕厥後

劉令君墓誌銘

令君諱允恭字邦禮姓劉氏其先自唐司徒晏轉漕江  
淮子孫散處淮南其可見者八世祖陶與其兄隨居光  
州避地至閩王氏以其鄉鄰得之甚喜命陶爲祕書監  
隨爲閣門祗候二人辭不就福清縣東南有塘面鍾山

愛之家焉兄弟居塘東西王忠懿曰公等無故鄉念乎  
取漢新豐義名其里爲新豐陶生可權可權生侗仕至  
千牛衛長史侗生文果中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終登  
州司戶參軍文果生日新日新生謙謙生岫岫生元善  
卽令君之考也累世以治生自力雄于鄉族君少知學  
問而精毛氏詩凡注疏與本義誦之如流終身不忘賦  
性方直氣象深厚後生輩爲不義事必詰之厲然見于  
顏面以是鄉之士大夫推爲長者紹興中軍旅未給朝  
廷募官以賞爲官張魏公鎮福州得初等文秩分勸豪

戶衆未有應者君獨笑曰是將助國家爾何以官爲首  
翰而拜命惠州林使君仲堪素與君善因曰邦禮之才  
宜爲縣者也請以爲河源縣令已而亦謝之曰老矣安  
能舍己稼而耘他人田乎先是君築室塘東大治其塘  
廣袤數百尺且曰吾祖之所以居也敢不敬愛旁蒔花  
木刻石表橫塘因自號橫塘翁植桂百株以爲桂堂儲  
書數千卷招致名士俾其子弟學曰後世宜有興乎一  
時賢公卿之在邑者相與造焉君必爲擊鮮釃酒杖屨  
塘上談笑竟日若樞密黃公尚書郎夏之文及林惠州

數公皆有詩什往來見于傳誦中于是橫塘之佳名勝  
槩甲于一方塘之隅有南谷僧舍久廢不治君捐其餘  
力徹而新之遂爲里人香火祈禳之所有爭訟者或詣  
君求決君則爲之陳道理曲直法令不可往往羞縮  
遜謝以去平生長于心計而尤好陰陽歷算之書山川  
面勢之說占時日候豐凶悉造其妙好事者請問焉酬  
酢不倦方經界法行闢地最遠莫知其要君能度地形  
方圓曲直爲步畝之則纖悉備盡人皆用以爲準縣陂  
自唐天寶間壅流灌田凡數萬畝歲久溝湖爲豪右所

侵遇旱乾民挺刃爭水訟不絕縣宰屬君治之著規立  
籍衆咸以爲利溪舊有石梁南直縣門其不盡者爲堤  
返遏水勢爲暴至漲溢通衢君毀堤而益橋疏爲十道  
糜錢千餘萬逾年始就縣市至今無水患衆謂二役非  
君不能成也君旣瀦塘水大蓄魚鼈其中遇水潦則泄  
而縱之所居山林茂甚禽鹿藏集弋獵者不使道其下  
嘗曰吾無以惠于物特以好生遺子孫爾仲弟早世爲  
婚嫁其猶子且營其猶子之居甚備亦新其二子之舍  
相視如一君乃致家事獨與賓客晏遊自適耳目聰明



步武如馳克享上壽其五福之萃者耶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無疾而逝春秋八十有三男曰剛曰則女四人長適封川縣令林師孔次適將仕郎林丙次適融州司法參軍高演次適進士林翼之孫男七人遂之適之承之速之進之皆業進士餘尚幼始君喪其二親縞衣徒行營葬甚久而後得地因嘆曰吾死毋以此累子孫乃自兆其穴于仁壽里羅漢山之原而君之室李氏先二十二年卒葬焉至是將以十二月甲申合祔而剛與則來請銘蓋君之從女實歸于某而辱與君周旋于橫

塘之上既三十載不復見矣其可以辭銘曰

梗楠其材玉其德時乎無位仕罔職畜之斯宏用之力施于治生厚乃殖疏其流泉淪其洫林臯之欣有餘適曰壽而富天所錫年希期頤十且七門容高車路長戟詒其後昆福之積生居死藏躬自澤鄉閭勿忘此其識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



